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 一个死囚的 忏悔

严民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 一个死囚的忏悔

严 民

---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一个流氓集团的形成和覆灭为背景，描写了高千子弟、青年技术员苏跃的犯罪过程。

苏跃的堕落，是由另一高千子弟“佐罗”诱入家庭舞会而开始的。他在骗取了好友贺大东的恋人范星的爱情之后，又与女流氓“鸽子”暗中来往。当苏跃发现“佐罗”对范星和妹妹苏虹有不规企图时，曾一度想脱离“佐罗”之流。可西方的“性解放”，又在时时腐蚀着他的心灵。他经不住诱惑，越陷越深，终于沦为可耻的流氓，成了铁窗内的死囚。

小说中的贺大东，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英雄。虽然对他着墨不多，但他那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灵魂，却无时无刻不在谴责苏跃的丑恶行径。

这部作品在鞭挞邪恶的同时，又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。书中几个少女的命运，令人关注：文静娴雅的中学教师范星；热情奔放的大学生苏虹；单纯幼稚的农村姑娘贺小玲；放荡不羁的女流氓“鸽子”……她们的爱情纠葛和人生之路，牵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。

这部小说，采取一个死囚忏悔的方式，从反面提出了关于伦理、道德等问题，读后令人深思。

## 一个死囚的忏悔

严 民

\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5印张 2插页 141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

1987年10月第1印刷

印数 1—67,000

ISBN 7-5329-0080-0

I·71

统一书号 10331·328 定价 1.20 元

命运是多么令人难以捉摸啊！

如今，那安着铁丝网的高墙，将我与外界完全隔绝了。我躺在囚室里靠窗的铺位上，久久不能入睡，睡上铺的人翻了个身，把木板床弄得咯吱咯吱的响，扰人的鼾睡声更加令人心烦。我睁大眼睛望着窗外，窗外法桐的大叶子随风飘动着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那沙沙的声音中似乎又夹杂着扑簌簌的雨水落地声。

下雨了？我想起身到窗前看个明白，但立刻记起了自己的囚犯身分和狱室纪律，于是一阵阵焦躁不安又袭上心头。

也许我是罪有应得？一个干部子弟、小学时代的大队长、十年前在团旗下宣过誓的共青团员，如今却沦为一个死囚。一个让人深恶痛绝的流氓犯！天啊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为什么父亲见了我会变得脸色铁青；为什么曾经被我骗取了爱情的范星，不等我走到她面前便扭身而逃……“纨绔子弟”、“花花公子”、“流氓”，这便是人们对我的称呼！还有两记热辣辣的耳光，记不清是谁打的了，反正是被我侮辱过的一个女性。当时我麻木不仁，还厚颜无耻地咧着嘴向她笑，现在才似乎觉得双颊有些隐隐作痛……

雨还在下。雨点拍打着窗子，发出啪啪的声响。我劝自己

多想点快活的事。可是在我这短暂的二十五年中，哪些事称得上快活？它在我的脑海中颠倒了，混淆了，我好象失却了判断能力。昨日那个法官在宣判我死刑缓期执行时，曾说我把自己的快活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

痛苦——快活，快活——痛苦，它们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，浑浑沌沌的我，又怎能辨清？

不，原先的我，并不是这样浑，这样可恶，至少不象现在这样十恶不赦！我毕竟还有过一颗童心……那童心的泯灭从何时开始的呢？

就在那一天，我拿走了范星抄录的拜伦的诗《赠一位儿时的旧友》，用它去折磨另一个高尚的魂灵。我知道大东在九泉之下，也不会原谅我，等待我的只有仇恨。我愧对他们全家。

我从不相信命运，命运却如此惩罚了我。我记得小时候去河里学游泳，刚能浮在水面上，却被几个恶作剧的小伙伴，从水里拽住了脚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沉，嘴里咕嘟咕嘟地喝着水。一种求生的渴望使我登脱开伙伴们的手，拚命往上游……就这样我学会了游泳。其实，人的一生不就是在生命的河流里游泳吗？不过是有时平稳地浮起，有时痛苦地下沉罢了。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沉下去之后，并不觉得痛苦，我就是属于这一种人。

也许范星早有先见之明，她抄录的拜伦那首诗的结尾，正是对我获得如此结局的忠实写照：

你热情象沼地雾气飘行，  
东奔西逐，朝三暮四，

这种磷火般明天的爱情，  
又有哪位美人会珍视！

哪位亲友肯对你眷顾，  
即使他心中原有此意，  
享有你友谊的尽是些愚夫，  
谁愿去分享，贬辱他自己？

但愿你及早抽身自拔，  
再不要当众丢人现眼；  
再不要飘飘然虚度年华，  
怎么都行，只除了  
——下贱！

# 第一章

难得陪范星上街，难得她如此高兴。

我想这着棋是走对了。若不是告诉她书店出售《契诃夫小说选》，她怎么肯同我一道出来？又怎么肯并肩同我走在人行道上？

“这就好了，你的兴趣变了！”她说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对我的赞许和嘉奖。我信手拿起一本书掀着，眼光却完全被她吸引过去。她站在书架前面，欣喜若狂得象个孩子。她的头微微前倾着，一绺黑发遮住了光洁的前额，长长的睫毛随着手指掀动书页而微微颤动。小巧玲珑的鼻子下，红润的双唇半张着。我看不到她的目光，但可以断定，此时她对书流露的热情，会胜过对我的十倍、百倍！

本来，我可以把这套书买下，再给她送去。然而我不想再去碰软钉子。那次我买了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给她送去，她当着女友的面，立刻打开钱包，如数掏钱给我。我听到那女友哧哧的笑声，我这个未婚夫在她眼里还不如一套书的价值高。她竟如此蔑视我！那她为什么还要同我订婚——这个秘密只有我同她两个人清楚。说确切一点，最清楚的只有我自己。她当初若不是蒙在鼓里，决不会当众宣布这件婚事。

但愿她永远不会察觉。我的女神，我的星星！

我感到了她的目光，冷冷的，扭过身去给了我一个后背。我这才发觉自己走了神，手中的书已经拿倒了。我忙将书塞回书架上，小心翼翼地走到她身边，赔笑问道：“二十七本都找全了吗？”

“还差四本。”她眉心微微蹙起，接着问：“你能再帮我跑跑别的书店吗？”

我就是受不了她这份客气劲儿，可她偏偏要这样待我，仿佛这样就能把我和她之间的距离一下拉远了一样。也怨不得妹妹苏虹说我：“你呀，没出息，一见范星姐就矮了半截！”我在她面前总是俯首帖耳，缩手缩脚，就这样也没见她给我多少好脸儿。

“你说还缺哪几本，我记下。”我忙从口袋里掏出纸和笔。

“《亮光集》、《恐怖集》、《邻居集》还有《老年集》。”她飞快地翻着胸前的一摞书说。

我忙上前一步，要把书接过来，到付款处去。

“不，让我来。”她说已经拿出了钱包。

“好吧！”我只好叹了口气。

售货员拿起这摞书，记着每本封底上的钱数，随口唱道：六角四分，四角七分……看来，她打算盘的本事还可以。不过二十三本书，加一遍钱数，也得算半天。

我突然记起昨儿从爸爸写字台上拿来的电子计算器，这东西是紧俏货。今天正好显示一下。我把它托在掌心里，随着售货员所唱的数字按动着信号钮。乖乖，还是我掌心中的小玩艺儿灵，显示盘上已出现了四位数字：1713。

“十六元八角三分。”售货员说道。

“不对！你少要钱了。”我忙把电子计算器藏到口袋里，卖弄地说：“和我算的不一样。”

“你算的？哼……”售货员疑惑地看我一眼，她的脸有些红了，但还是又拨弄起算盘。

我得意洋洋地朝范星眨眨眼，她却默默地塞给我二十元钱，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“范星，你等等！”书还在售货员手里，我不能走，我朝前追了几步，只好回来，那位姑奶奶还在不紧不慢地拨弄算盘珠，我恼怒地把四张五元的大票往她面前一塞，说：

“快找钱！”

“等等！”售货员头也不抬，不耐烦地说，“没见给你开发票吗？”

“不报销，开发票干吗？”我气呼呼地说，“用不着发票，找钱就行！”

“这是规矩……”

“规矩？”我耽心范星走远了，追不上她，火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提高嗓门说：“算错帐，少要钱也是规矩？”

“你……找事怎么的？”

我眼睛朝书店门外瞟着，范星早没了影。倒霉！这不识抬举的售货员还想找茬，我可也不是好惹的，就反问道：“就你这模样，值得我找事？”

“你……”几张小票子从柜台里摔出来，眼见一场纠纷是不可避免了。突然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一个晃着钥匙链的小伙子拖着长腔劝解道：“大家都消消气，少说两句吧！”

我一怔，随即惊喜地喊道：“佐罗！”

## 二

佐罗可是神通广大的人物。

两三个月前，我和一个朋友去火车站接客人。我们各扛着两箱青岛啤酒，走到出站口，被检票员扣下了，非说箱子过重，要补行李票。

哼！正值暑天，谁不眼红这消暑解渴的好东西？掏钱补票吧，口袋里倒还有几张大票，就是觉得给了这些小子们太窝囊；和他们碰硬吧，这几个戴着黄箍的家伙，立棱着眼，也够缠人。

眼看就要僵局。忽然，那朋友眼睛一亮，朝站台口铁栅栏扑去，求救地嚷着：“佐罗！佐罗！”

一个斜倚在小卧车门前的小伙子，手中甩着长长的钥匙链，踱着慢腾腾的步子，向检票口走来。他细长的身材，长长的鬓发，那高高的、笔挺的鼻子还真有点象饰演电影《佐罗》中的男主角的演员阿兰·德隆。

“喂，怎么回事？”佐罗手中的钥匙链在胸前转成一个又一个弧形，不耐烦地问。还没等我那位朋友答话，他已看清了眼前的僵局，不以为然地把钥匙链往手里一攥，扶住检票员的肩头，大咧咧地说：“我的几个朋友，嗯？”

这话还真管用。本来检票员已经把几个箱子拦在了身后，听了这话，身子竟往旁边挪了挪。

“下不为例，再带东西上车买行李票。”佐罗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“三五”牌香烟，塞到检票员手里，朝我们一

努嘴。

我和朋友忙乘机扛出四个箱子。再回头望去，见佐罗正殷勤地帮站台里一个姑娘提尼龙兜。

“咱不去谢谢他？”我问朋友。

“别去耽误人家的事。这在他看来，小事一桩。佐罗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，他老爹是军区的部长。这家伙小车开得呱呱叫，够朋友，讲义气……”我那朋友看来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哪能想到几个月前的一面之交，他竟还能认出我来。我顺从地跟随佐罗，提着给范星买的书走出店门。

“怎么？骑士没牵马就陪公主出巡了？”佐罗老朋友似地搂着我的肩头，来到停在人行道上的卧车前。这是一辆黑色的“伏尔加”，车的一面支着高高的天线。我知道在我们这个中等城市里，“皇冠”、“蓝鸟”、“桑塔那”是省长、市长们专用的，“伏而加”也至多属于有限的几个带“副”字的大首长们。

“喂，进来坐坐吧！”佐罗从口袋里掏出银晃晃的钥匙链，熟练地找出一把钥匙，打开车门，把我让进车里。

“啪”地一声开开车上的收录机，立刻响起缠绵的曲子。他又仿佛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那公主派头十足，能引见引见吗？”

“那是我的未婚妻。”我把那一摞《契诃夫小说选》提到车门口，得意洋洋地说。我为范星能震住佐罗而骄傲。真的，她那自幼从书香门第所熏陶的文雅气质，并不是每一个美貌姑娘所具备的。至于把她介绍给佐罗嘛，我还没有考虑。我知道她不爱结交我这个圈子的人，谁知道这佐罗会不

会被她称为“不学无术”呢！我知道，此刻她一定又拐进外文书店去了。但我不能告诉他。于是我迟疑了一下说：“谁知她这会儿到哪个女朋友家去了……”

“行啊！还是你这小白脸行！”佐罗从驾驶室里回过身来，亲热地捶了我一拳，话题一转问：“你家老头子是什么‘式’？”

我一愣，立即猜到他是问我父亲参加革命的年代，就说：“三八式。”谁还不知道抗日战争那会儿的流行歌曲：

“我抗起了三八枪，子弹上了膛……”

“嗯，厅级？”佐罗低头玩着他手中的钥匙链问。我这才看清，他的钥匙链上拴着一个红红的鸡心坠。那鸡心坠里是一个姑娘的头像。

“副厅长。”我不知道他问这些干什么，就问：“你来书店买什么书？”

“我哪有功夫看闲书？想挑几盘录音带听听，可柜台上都他妈的摆着国产的，没意思……”他说着旋了一下驾驶台上的电钮，那支软绵绵的歌儿声音更高了。他也随着哼了几句，忽然说：“你家有没有好录音带？领我去挑几盘怎么样？”

“我家那录音机让我妹妹独霸了，她上大学，全录了英语。”我沮丧地说。看看天色不早，我想早点去给范星送书，就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你还有个上大学的妹妹？”佐罗谈兴更浓了。他把车门猛力一碰说：“走，我先领你到个朋友家去听听新录的歌，再送你回家怎么样？”

不容我推辞，他立刻将车发动了。

### 三

当然，我从没想到，自从我踏进佐罗朋友家门时，就在生活的长河中遇到了第一个危险的浪头。这浪头来得太急、太猛，一下子就將我打晕了。

“伏尔加”鸣着喇叭驶进军区大院，车窗帘低垂着，站岗的门卫大概以为车里坐着他们的首长，还双脚并拢，向我们摆动了一下绿旗。

汽车转入弯道，左前方出现两扇大铁门，在两架葡萄树的遮掩下，露出了一幢两层小楼。小楼由滚圆的鹅卵石和绒毯似的草坪环绕。佐罗把车停在门前，扭身朝我说了声“跟我来”，便跳下车子，去按门前的电铃。

随着一阵美妙的电子音乐声，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把门拉开一道缝，她的眼光掠过佐罗的肩头，疑惑地落在我身上。

“这是我的朋友。”佐罗伸过手，拉我来到门前，向女主人介绍道：“带他来玩玩。你叫……”

闹了半天，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更不一定能记起当初我们在火车站打过交道的事儿。可事到如今，我只好自报家门了：“苏跃，飞波电机厂技术员。”

“他老爹是省委的。”佐罗朝那姑娘一眯眼睛，推开屋门。

一股热浪伴随着软绵绵的音乐扑面而来，穿过小门庭，佐罗又推开了客厅的门。

“啊！佐罗！”“好汉佐罗！”“义侠佐罗！”……

嘴八舌的嚷声、笑声、尖叫声。

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对对随着乐曲起舞的青年男女。看到我们，他们仍继续叫着嚷着，并没有停止扭摆。佐罗得意地吹了一声口哨，把我摁在门后的小沙发上，拉着给我们开门的女主人旋转起来。

我当时的情景，就象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那样惶恐、尴尬。在我们那帮地方干部子弟中，我算得上是见过世面的了，不过却极为安分守己，偶尔玩玩照相机、录音机，已经觉得够时髦了。可到这儿一看，那算什么？音乐声不绝于耳，客厅里双双对对的舞伴，轻盈的脚步，旋转的身影……哦？这就是常听人说的家庭舞会？

一曲終了，屋里的青年男女们坐到沙发前休息。这时他们好象才发现了我这个陌生人的到来。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紧盯住我，象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似的。

我讨厌这种毫无礼貌的眼神，决心不理睬他们，可是又不愿意离开这陌生而豪华的地方，便仰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，猜测这房主人的地位。当然我也思忖着是不是快找佐罗告辞？……可谁知道是什么鬼差神使，我竟没能离开座位。

一杯咖啡摆在我面前，有个姑娘笑盈盈地坐在我对面，一双似笑非笑的飞眼，高高的颧骨上泛着红晕，她嘴边挂着无所用心的、快活的微笑，象是深得舞会之乐。

“佐罗的朋友？”她笑着问。

我侷促不安地点头。

又一支舞曲响起的时候，这素不相识的姑娘竟请我跳舞。我记得自己是如何涨红了脸，结结巴巴地推说不会，但她怎么也不相信，还是笑盈盈地拉起我。慌乱之中，我刚迈

步，就踩了她的脚尖，周围立刻投来轻蔑的目光和声声讥笑。

我顿时被激怒了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谁也不是天生会跳舞，只要我肯学，就能压过你们。于是我自愿地迈开了第一步……

这是危险的一步，也是罪恶的一步。从此，我便开始向罪恶的深渊迈进。

## 第二章

---

阳光透过树丛从敞开的窗户里射进来，在墙上交织成一幅幅奇怪的图案。我已经醒了好久，却赖在床上不肯起来。自从参加那次舞会之后，我常常睡眼惺忪地望着卧室里空白的墙壁，那墙壁便会变得色彩斑斓，一张张不甚熟悉的面孔也便在我眼前旋转来，旋转去。那晚我喝醉了，是那个高颧骨姑娘“鸽子”递给我一杯杯红酒，谁想到喝红酒也会醉呢？佐罗也真够朋友，他开车把我送回宿舍大院。佐罗送我时，好象问了些关于范星和苏虹的事，我怎么回答的已经记不清了。不过我记得佐罗对我说过，有机会时，再带我到舞会上去见见世面。

自从参加那次舞会以后，我那一向空虚的心灵突然觉得充实了。我不仅认识了佐罗、鸽子一个个现代派的小伙儿和姑娘，更重要的是我懂得了怎样生活，以及如何去追求这种生活。

那天分手的时候，佐罗见我提着一捆沉甸甸的《契诃夫小说选》，不屑一顾地说：“看这个有什么意思，我借给你一本有意思的回家看吧。不过，可不许外传。”说着，他从车垫下面掏出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书，塞到我手里。

这是本什么书呢？我坐在车里，迫不及待地打开它。车

里的灯光十分幽暗，我只看清封面上的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《少女的心》。

我早就听说过社会上流传着一本黄色书籍叫《少女的心》，不想今天这个手抄本真的到了我的手中。我明知看这种东西是违法的，但好奇心吸引着我不顾一切地读下去。

于是《少女的心》成了我每晚入睡前的必读书。我一翻开它，就感到一种不可言表的兴奋。而当亢亢的兴奋过后，我便沉沉地进入梦乡，梦中那书里的少女便走下来与我欢聚。

记得《红楼梦》中有一面“风月宝鉴”，我捧着这手抄本便有这样一种感觉，明知这里面是犯罪的诱惑，却仍然不肯放弃，也不管眼前等待自己的是什么。

该起床了，我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，手又触到了手抄本，我忙下床先把它锁进抽屉里，这东西可不能让苏虹看到。别看她们大学生思想解放，但我断定还解放不到这种程度。

我天天盼着佐罗来找我要书，好再随他去跳舞。我下次可不能再象个乡巴佬似的，傻站在那儿让舞伴们瞧不起了。想到这儿我翻身下床，从屋角落里拖过一只镀铬的三脚高凳。抱起来，又迈开了舞步。

本来，我想让苏虹教我跳舞，她们大学生每周都举行周末晚会。昨晚，我刚露了点意思，这个丫头就一瞪眼，尖刻地说：“又搞什么新花样？当心星儿姐瞪了你！要学找她去吧！星儿姐的眼睛也算瞎了，放着大东哥不爱，也不知看上你哪一点儿了？”

“她不爱贺大东，管你屁事？你愿爱，就爱他吧！”我